

## 情系老槐树

□ 杜茂昌

一直以来,我老想为村里的老槐树写点东西,但屡次都落了空。脑子里只有一幅恒久不变的画面,粗如磨树干,四处枝蔓的树条,密密匝匝的叶片,像个蓬开长三人一样,在我大姨家的门前,经风历雨,过春过秋,都是那么个样子。

许多年过去了,记忆深处的细节不但没有抹杀,反倒凸现,心中的想念,长久的沉淀,终于在我的心头镌刻道道深沉的年轮。

在我很小的时候,老槐树便一动不动地矗立在那里。它如盖,遮天闭日,像把撑展了足以遮风挡雨的擎天伞,是那么安详宁静,不温不火的,似乎很多年里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我幼小的心间,甚至一度一厢情愿地认为,树就是与生俱来,亘古如一的。以致于后来时常有这样感慨:几百年前,几百年后,世间的凡尘和俗子流转之际,烟消云散,只怕有这老槐树还在最后原地坚守了。

树长不上来,是几世的先人栽植了这株槐树,漫长的岁月中,使其尽得天地日月之精华,风霜雨露之滋润。如是那样的粗壮,又是那样的沧桑,每一块龟裂的树皮仿佛隐藏着过往的故事,每一瓣新发的叶片底下也生长着鲜活的渴望。

有好几次,我远在他乡,不经意间总能恍惚想起老槐树,成了我童年重要影像,或者是生命里珍存代码。因为老槐树的古老,以及在我心中的盘踞,使子里的其它树种,诸如杨树、榆树、梨树、柏树之类的,一些小巫见大巫的轻佻。即便后来,我游走各地,见多了品种的古老,比如南方盘根错节的榕树,东北高大的柞树,是在情感上,我仍然无法割舍对老槐树的牵盼。

实际上,老槐树是在大姨家所在的村子,只不过,大姨子离我们村只有一里之遥。而且,年轻时,我常往大姨和大姨有着深厚的感情。

在这个聚居着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落,老槐树不仅是一景,更成了人们心里的一道屏障,给予乡亲太多的庇荫。久而久之,蚕蛹化蝶,逐渐衍变成精神领域不可的一种象征,融进每个人的血液中,渗入每个人的骨髓。无论你离开家乡多远,告别家乡多久,想起家乡,不便会想起老槐树。老槐树之于家乡的重要,犹如标志赋予予所在城市的灵魂一般。

村子不大,老槐树愈加显眼。大姨家的地理位置靠近,大槐树又毗邻大姨家,得天独厚,使得大槐成了村人白日集会、夜晚纳凉的绝佳去处。

我记得,大姨家的旧院落街门朝东开,站在院内,抬眼望见老槐树蓬勃的树冠,推门而出,挡住视线的肯定老槐树健硕的身躯。连同我在内的几个孩子,好奇地它转来转去,展开胳膊手拉着手,还是拦腰抱不住它。对下,有一块略微平整的场地,但也真没多大,紧挨着缓坡向下的土路,曲曲折折,有如羊肠,半中间有一口井台,井台上架着辘轳,垂悬着井绳。再往下行,一条潺潺的河水,但见水势悠悠,两岸青翠葱葱,间或两个妇人在河边明晃晃的石头上浆洗着衣裳。

我常常在大槐树下玩耍得累了,静静地趴在一块青石高台上,眺望着远处的动静。湿漉漉的井台上,外围头缝隙里布满了绿苔,有人拿了木桶提水,摇着辘轳,哗啦啦半天,待取上两桶水,用扁担挑着甩开膀子节奏地行走起来,两桶水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晃荡开起几朵零星的水花欢快地跳跃着。小河从上游流淌又蜿蜒向东,仿佛缠绕村子的玉带飘舞远去。河的此贯穿的村道,道的边上,是排列的宅院;河的对岸,有的苍山,山的怀抱,有错落的梯田,总能看见乡民进进出出忙忙碌碌。

傍晚时分,炊烟轻散,挨家挨户的,不用招呼,男女老少小小的人都端了碗筷,齐聚老槐树下休闲乘凉。男人们古今高谈阔论,妇女们家长里短说说笑笑,连孩子们们也感染,老槐树下活蹦乱跳兴致高昂。这样的场面我们称之为“饭市”,而大槐树下无疑成了饭市天然的中心。

曾经的饭市啊,那是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红火有多红火。估摸着到了钟点,人们便不约而同,前脚后脚纷纷赶来,贫瘠的乡村生活里,参加饭市是多么难得的娱乐盛宴,若是隔上一天,心里必有些许落寞。因此,谁都不想落下一场。众人都是端着碗碟,早早前往,早去的能占个老槐树下的石凳,迟去的只好将就站着或圪蹴着,互相询问一下碗里的饭食,然后咄咄溜溜地扒拉几口,略作停顿,某人引个题挑个头,一干人跟着附议起来,意见相左的还不免争执起来,嗓音嘹亮,直吵得面红耳赤忘了送碗,直吵得夜幕深沉漫天星辉。

吵闹归吵闹,无吵闹不成饭市。饭市上的人从来没有因为吵几句而真正闹什么别扭,第二日照样乐呵呵现身老槐树下,照样有说不穷尽的话题。

忽一日,交流的主题竟跑到了老槐树身上。我那时年幼,但对老槐树兴趣颇浓,就听大人们说了半天,原话早已忘了,大概的意思是说,老槐树是修炼了千年的树精,然通了人性成了人形。有人邪乎地跟着说,是见过两次,有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拄着拐杖在村里转,想要仔细辨认,老人一闪身钻进老槐树里再也找不见;还有人说得邪乎,说是日本人在的时候,嫌老槐树碍眼,派人拿了锯子要锯树,锯了一阵子,却发现老槐树开锯之处鲜血淋漓,地上流了一大滩,吓得锯树人屁滚尿流,吓得日本人也再不敢提锯树的事了。

我听着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心里面对大槐树顿生无限敬仰之情,然而毕竟年少无知,分辨不出真假,萦绕在心头的更多的是一层神秘。有好几次,我试图揭开它的撩人面纱,我蹲在树下,仰看树身那个皮球一样大小的树洞,思考树精是不是通常借此化作一缕青烟自由出入,进而用手摩挲树身一块一块密密麻麻好似结痂的树皮,感觉粗糙而厚重,很难寻觅当年的伤口与疤痕,一下子觉得哪里也像,又觉得哪里也不像。

白天里,我是可以和老槐树肆无忌惮地亲近的,到了晚上,想起老槐树的种种传闻,不油心生莫名的恐慌,总是躲得老槐树远远的,生怕树精从树洞里窜出,不分青红皂

白把我挟持走。那种既想在树下逗留又不敢近前的矛盾心理纠缠了我好长时日。不等饭市散场,我便一溜小跑撤回大姨家,老槐树黑黢黢的身影和它包围之下雾蒙蒙的阴影,我是看都不敢多看一眼的。

有时候碰上村子里播放电影,不及天黑就闹腾开了,闲散的大人和调皮的孩子赶早便朝大槐树聚拢,吵吵嚷嚷地等着电影开幕。我们村等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也是心潮澎湃,提着小马扎小板凳徒步前往观看。乡下的露天电影,曾牵扯过多少人的心肠呀。

好在大姨家的后墙是一面雪白的石灰墙,在这面墙上不用挂幕布即可直接开演。白墙上,银幕里的人物恩怨情仇,现实中,槐树侧畔的乡民跟着感慨唏嘘。中间换片的间隙,我偷偷瞄几眼大槐树,只见月朗星稀,老槐树舒展枝桠,盖过了房顶,却又是随风微摆条条清晰,一下子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几十年里,老槐树的身旁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悄然变迁,老槐树也以其岿然不动的姿态见证了这些物换人非。村子里填沟平路,原先的河水已经改了河道,那条崎岖取水的上下坡路也垫平了,大姨家的门前一马平川,井台还在,井上的辘轳不见了,井口上封盖着一块木板,据说是附近开采的煤矿破坏了地下水,井水时断时续,只能靠煤矿提供饮水了。大姨家为子女翻盖宅院,拆除了旧屋建起了新家,含辛茹苦之后,子女相继成家立业,姨夫和大姨竟又各自抱恙,先后撒手人寰,办理了悲悲戚戚的丧事。老槐树静默地注视着眼皮底下的一切,忍受风风雨雨,兀自不言不语。

后来,我因为工作在外,加之大姨过世,回村探望老槐树的次数少之又少,仅有的几次留下了别样的印象。而今,村村铺就了乡间平坦的公路,大槐树前还拓展出一片开阔的广场,整齐的砖石,崭新的健身器材,间或几个村人流连其间,可惜的是,光明更迭人事交替,我认识的人和认识我的人都是寥寥。

不变的只有老槐树了,或者是我借老槐树为依托的深深故乡情吧。可是谁能证明,老槐树这么多年一点变化也没有呢,我又该向何人去盘问?

## 思乡

□ 陈岗

走一路山高水长  
梦牵绕着故乡  
一支温馨的恋歌  
摇曳了连翘的芳香

那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丹朱的勤劳  
精卫鸟的倔强  
写成不朽的传说  
化作一片祥云在蓝天上

走在长子繁华的街道  
为了那久远的记忆  
将心底的念点亮  
去寻儿时  
那条熟悉的小巷

那些事  
不管是痛苦与忧伤  
是微笑还是阳光  
都将在我生命里珍藏

## 致敬曾子

□ 李秀春

思飞古今  
君子的名言犹在耳畔回响  
高洁的心灵  
如同一面明镜  
照出物欲横流的俗相  
明月皎洁的夜晚  
焚一柱高香  
遥寄我的敬仰

日省其身  
消除了迷茫  
消透了世间俗事  
摆正了人生航向  
抚一把素琴  
抒发莲花般的馨香  
煮一杯清茶  
斜风细雨中独享一份清凉  
筑一蓬草屋  
将心灵在春风中安放

拜读您的名言  
我悟得物我两忘  
才是人生最佳状况  
云舒云卷  
花开花落  
春雨秋霜  
都是自然的恩赏  
君不见  
熙熙攘攘的人生路上  
多少人因进了高墙  
何不乘一颗初心  
像曾子那样  
使人民幸福安康



山间葱茏

發福出

刊头题字:李雨农  
摄影:魏慧梅

### 奇袭大堡头

上世纪的四十年、五十年代,在长子县一提到八路军六路的老二团、二十团,那是人人皆知,一提到八路军奇袭大堡头、团城突围战、解放长子城,如数家珍、啧啧称奇;一提到陈赓、周希汉、楚大明,人们对这些传奇更是视若神明,崇拜有加。长子人民深切怀念在长子热土上奋勇抗击日寇、为长子的解放做出不朽贡献英雄们。

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敌后根据地工作方针,决定各野战旅必须兼做军分区,而且地区党委一元化领导。三八六旅兼做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分区副司令员周希汉兼任,政委由地委书记薛迅和旅政委共同担任,周希汉任分区副司令员。分区辖区为临(留)公路以南、曲(沃)高(平)公路以北,沁河以东、区内共有长子、高平、晋城、襄垣、沁源等五县。

1943年10月初,日寇以其第三十七、六十二、六十团及伪军共三万余人,对我根据地实行“液滚式”三地区“扫荡”的十团“扫荡”,企图将我党主力第三

## 记忆中的西北陈(十一)

□ 张庭祥

力部队编成两个大的作战集团。具体部署是:七七二团主力及晋北、土敏区武装,由分区政委刘忠和政治部主任张祖谅率领,活动于晋城北、土敏(端氏)地区;二十团主力及七七二团二连和高平、长子区武装,由分区副司令员周希汉率领,活动于长子、高平、屯留地区。会议结束后,周希汉同志将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雷起云和二十团团团长楚大明、长子县委书记王逸飞三人留下,研究这一作战集团的行动计划,并令雷起云特别注意了解长子大堡头及团城敌情的变化,并及时向他汇报。

1943年10月16日,“铁滚”阵势越过临屯公路,由石拐、义、横水、杜林等乡向南滚进。周希汉率领

日,周希汉副司令员与二十团团团长楚大明率领二十团,还有七七二团一个连,来到苏村驻扎下来。

10月18日下午,周希汉副司令员和楚大明团长带领侦察员化装成农民模样,到日伪军的大掘头堡头查看地形。大掘头背靠长子城,南北大街的两侧有两个大碉堡,里面住有一个日伪中队和保安队、区公所。敌人的正面警戒比较严密。过去我们有的部队打过几次都没有攻下,因此,敌人很紧张。

看罢地形,周希汉副司令员问楚大明团长:“你看怎么打呀?”楚大明团长说:“看敌人把北边的长子城当作堡垒山,虽然正面警戒严,他的敌后警戒一定很严密,我们

烈火在脚底煎熬着指战员。不一会儿,二十团的作战跑到指挥所来报告:“部队已经接近伪区公所,驻在区公所的保安队还没有发现,现在正准备爆破。北头伪军据守的碉堡,离民房太远,不易接近,团长问首长有指示没有?”周希汉想到前边看看他们是怎样接近碉堡,我们一个连攻了几次,都没奏效,还伤亡了十几人。楚大明的办法又出来了:“敌人这样顽固,我们

这时候,北头伪军据守的碉堡打得正激烈。伪碉堡修在离民房三十多米的开阔地上,拼命打机枪。我们一个连攻了几次,都没奏效,还伤亡了十几人。楚大明的办法又出来了:“敌人这样顽固,我们